

黄袍定律

为什么是他坐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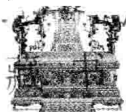
宋燕 著
——本书看透历朝历代「中国式争天下」的秘密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为什么是他坐天下
宋燕 著

黄袍定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袍定律 :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/ 宋燕著 . --

北京 : 九州出版社 , 2015.1

ISBN 978-7-5108-3391-5

I . ①黄… II . ①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—隋唐时代 IV . ① K24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88934 号

黄袍定律 :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

作 者 宋燕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32 开
印 张 9.5 插图 21 幅
字 数 244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391-5
定 价 36.00 元

目录

前 言

第一章 王朝更替的循环

- 一、根子就在上头 4
- 二、暴民都是逼出来的 8
- 三、起义军并不都是“仁义之师” 10
- 四、末世景象 14
- 五、人民的自救 18
- 六、每一步都是迫不得已 20

第二章 隋朝，伟大时代的崩溃

- 一、隋的文治武功 24
- 二、创业者杨坚 31
- 三、跑步实现霸权主义 35
- 四、谁的盛世 44
- 五、独夫最后的日子 50

第三章 遍地烽烟

- 一、众叛亲离的领袖 56
- 二、变乱四起，蔓延全境 58
- 三、无路可走，只好“上山” 64
- 四、谶语传递求变之心 66

第四章 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反叛者

- 一、官二代也有掘墓人 70
- 二、振臂一呼，从者如云 74
- 三、起义之火被扑灭 77
- 四、注定的失败 79
- 五、先驱者的结局 81
- 六、开启造反之门 84

第五章 革命家李密

- 一、一个有志青年 88
- 二、从逃犯到反贼 90
- 三、内部的分裂 94
- 四、困斗东都 100
- 五、李密之死 103
- 六、希望与失望 108
- 七、事后之事 112

第六章 农民窦建德

- 一、出身草莽的农民英雄 118

- 二、窦建德的好运气 122
- 三、矛盾的价值观 125
- 四、天性纯良 127
- 五、一战而亡 131
- 六、窦的“遗产” 134

第七章 从镇压者到颠覆者没有距离

- 一、从基层奋斗上来的官员 138
- 二、靠镇压人民起家 140
- 三、东都夺权战 142
- 四、什么人品 145
- 五、自导自演的改朝换代 147
- 六、从收买人心到白色恐怖 151
- 七、两个统治者的竞争 154
- 八、颠覆者在体制内 156

第八章 端了自己的江山

- 一、胡作非为的公子哥 162
- 二、军中的不安定因素 165
- 三、半路加入造反团 167
- 四、弑主 169
- 五、被推上高位的笨蛋 173
- 六、穷途末日的最后疯狂 175
- 七、游戏结束 178
- 八、最亲的人也不可靠 180

第九章 严防死守的对象

- 一、严防死守的对象 184
- 二、复国运动 186
- 三、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 189
- 四、体面的失败 191
- 五、隋的有效防守 192

第十章 趁乱投机者们

- 一、做贼的讨贼者 197
- 二、从义举到一己 200
- 三、魔戒的诱惑 203
- 四、突厥的带路党 205
- 五、被利用的民意 208
- 六、投机客的机会 210

第十一章 盗贼还是豪侠

- 一、仇恨从何而来 214
- 二、离心之力拦不住 218
- 三、上山的豪侠 221
- 四、做贼的和不做贼的 222
- 五、报复社会更可怕 225
- 六、贼为什么灭不掉 229
- 七、造反也有厌了的一天 232

第十二章 政治的胜利

- 一、起兵的处心积虑 240
- 二、一个擅长写信的人 245
- 三、字文化及帮了大忙 249
- 四、对外形象——拯救天下的义师 253
- 五、运气也很重要 262
- 六、也算是大救星 264

第十三章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

- 一、有明确的目标 268
- 二、有群众基础 270
- 三、成大事不拘小节 272
- 四、关键时刻，拼的是演技 273

第十四章 人人都是仇敌

- 一、开历史倒车的动乱 276
- 二、如果没有隋炀帝 278
- 三、“不稳定因素”始终都在 282
- 四、人人都可能是造反者 284

重要事件时间表

参考资料

前 言

中国的王朝末代是个不断重复演出的老戏，隔几百年就来一次，桥段都差不多。无非是官逼民反，遍地烽烟；然后野心家夺权，军阀混战，生灵涂炭；然后王师出现，拨乱反正，收复河山；最后新朝代成立，万象更新，其实一切照旧，只看能维持多久。


一切照旧的原因，当然是新朝代换了汤，却并没有换药。秦始皇的先进制度沿用了两千年，秦始皇朝代的死法当然也一样沿袭。多少个朝代过去，从盛到衰从衰到亡的套路，几乎就是重复。而历朝末代时涌现出来的颠覆者，也都差不多。

要探讨王朝末代涌现出来的颠覆者最终成败的过程，没有比隋更合适的了。第一是因为它国祚短，就两届领导人，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；第二是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出现外戚权臣宦官干政等扰乱局面的因素，它统治的兴衰比较简单；第三是因为它不存在外敌入侵的情况，麻烦都是内部统治造


成的；第四是因为颠覆它政权的各种力量中，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历代王朝末局中最经常出现的势力；第五是因为它处在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比较中间的部分，足够成熟又没过于腐烂。这一切因素使它成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，就好像是真空中物理实验一样，可以排除掉与主体无关的因素，直接去观察本质。

当然，它也并非特别理想。中国两千年，朝代只有那么多，选择只是在一个两位数中（连割据王朝都算上）选一个相对合适的而已。对它的观察也没有那么精确。笔者对于各种势力的共性的分析，只是尽力窥豹，尽力联系，但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时候，都并非怀着代表的想法，而只是为个人命运而努力，他们的经历也必然会受其性格影响而呈现出许多个人化的、他人无法复制的部分。

历史就是这样，被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左右，而呈现出方向一致、路线不同的轨迹。



第一章 王朝更替的循环



暴民不是中国所特有的，但暴民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容易出现，没有哪个朝代末期不出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的，没有哪次的强盗不对社会进行大肆破坏的。许多知识分子感慨于暴民们的知识太低情怀太浅，无建设之心只有破坏之力。但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一下就会知道，“暴”实在是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一条路，除此之外的，都被堵死了。

一、根子就在上头

东汉末年，政治昏聩，贪官污吏遍地，民愤汹涌，叛乱纷起。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臣和知识分子不断批评谏诤，希望国家能够行动起来，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这种局面。于是，在汉顺帝和汉灵帝执政期间，分别搞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。

汉顺帝汉安元年（142年），鉴于民间对贪污腐败的愤慨，政府命侍中杜乔，光禄大夫周举，守光禄大夫周栩、冯羨、栾巴、张纲、郭遵、刘班——都是中央高官，分别到各州郡视察，褒扬贤能，推举忠良，查处贪污枉法者，对州、郡长级贪污者，准用驿马车送弹劾奏章到朝廷，对县长以下级别贪污者，可以直接逮捕审判。

各位钦差接到命令后就分别出发执行任务去了，只有其中最年

许多知识分子感慨于暴民们的知识太低情怀太浅，无建设之心只有破坏之力。但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一下就会知道，在封建王朝，“暴”实在是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一条路，除此之外的，都被堵死了。

轻的张纲没有去。他只走到近郊洛阳都亭，就不能容忍自己去执行这项掩耳盗铃的行动。他把车轮卸掉埋在地下，愤然宣称：“豺狼当道，安问狐狸！”随即拟奏章，先弹劾太尉桓焉、司徒刘寿——都是总理级的干部——“尸位素餐，不堪其职”，也就是渎职；又揭露司隶校尉赵峻、河南尹梁不疑、汝南太守梁乾等贪赃枉法、违法乱纪，并用槛车将他们送交廷尉治罪；还指控鲁相寇仪有犯罪行为，寇仪随后畏罪自杀。

这还没算完，他的目标还有更大的。他随即上书，历数当朝国舅、权势熏天的大将军梁冀十五条罪状，京城为之震动。

张纲的主要观点就是“问题出在前三排”，这一点确实是问题的核心。当时梁冀一手遮天，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，没有他的首肯当不上官，没有他的庇护也不敢贪污腐败。派出钦差，不拔根本，只抓一些蚂蚁，能有多大作用？那些钦差也都知道这一点，只是既不敢说，又觉得说了也没用，不如下基层配合中央走走过场算了。

遗憾的是，虽然汉顺帝知道张纲说的是对的，但他从“讲政治”的角度考虑，却没有采纳，反而安抚梁冀，任他继续控制朝廷。后来梁冀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才被铲除的。他垮台后，他活跃在各个政坛的亲属门客被斩杀流放一空。但马上，新的势力起来，情况还是一样。

百姓不仅没有权力，甚至没有代表——嗯，实际上不完全是没有，他们是“被”代表的。任何一个“父母官”，任何一个野心家，都可以拿百姓说事，“为天下百姓计”。

过了些年，百姓生活更加困苦，民怨比原来更大了。到汉灵帝光和五年（182年），皇帝又搞了一次反腐败运动，他下诏令三公九卿收集人民舆论，检举恶名昭彰的州长、郡长。

当时正是宦官当权，十几名权倾朝野的宦官们，子弟宾客散布全国，但凡稍微有油水的差事，都被这些人把持，没点根基的几乎不可能当官。打狗还要看主人，这些官们，三公是不敢惹的。但皇命也要交差。太尉许馥、司空张济，经过一番权衡，费了好大劲，从偏远地区挑选了二十几个没有靠山的官员，对他们提出了弹劾。

二十多个“恶名昭彰”的官员被送到首都，上访的州郡百姓也跟来了。这二十几人虽不一定是什么清官廉吏，但看跟谁比，跟那些投靠党比起来，这些人就算相当不错的官了。真正的恶棍都没抓，竟然抓了这些人，难怪百姓会为他们叫屈。

百姓的申诉阻止了一场冤案的发生，而为了补救帝国的声誉，这些被免职的官员都被任命当议郎，留在首都供事。但这场反腐败运动，就这么草草收场了。

为什么决心甚大的反腐败运动没法有成效？根子当然就在上头！腐败官员是谁任命的？庇护腐败官员的权臣是谁任命的？谁会革自己的命呢？！梁冀后来是被法办了，但那是因为他权高震主，危及到了上层，终于引起了皇帝的猜忌。而在这之前，正是皇帝的

不断支持和封赏，给了他无限的权力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拔人、压制人，甚至处死人，使得朝廷官员们纷纷向他效忠。而那十几个权倾朝野的宦官，也都是有皇帝在背后撑腰，因此被人无数次弹劾仍屹立不倒，反而害死了弹劾他们的人。

汉顺帝和汉灵帝当然知道梁冀与权宦是怎么回事，却不愿意制裁他们。这个“不愿意”比较要命，因为皇帝是一个帝国当中唯一有权力的人，无论臣民，还是军队，都是要向他效忠、以他为核心的，不存在其他任何可以相抗衡的势力（军阀割据情况除外，这种情况后面再说）。百官是他行使权力的代理人，使用的是他让渡过去的权力。他让渡多少，完全凭他个人的意愿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时候低职位的官员，却有着更高的权力，甚至没有职位的太监，却可以掌握生杀大权。百姓不仅没有权力，甚至没有代表——嗯，实际上不是完全没有，他们也只是“被”代表了。任何一个“父母官”，任何一个野心家，都可以拿百姓说事——“为天下百姓计”。至于百姓究竟怎么想，通通由官员们来解释，于是就会经常出现两个意见完全不同的官员在辩论——都声称自己代表了百姓意愿。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时候——皇帝失去了权力，成了摆设，但那时候也还是有个代理皇帝，只不过权力集中向了另一个核心而已，仍然没有被分割。

人民不是没有方法“震慑”当权者，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，还有就是“动乱”。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铤而走险，“聚众作乱”。

由于全国上下只有一个权力核心，那么是否真想好好行使权力，就完全看这个核心的个人意愿和个人能力了。当这个权力核心不想好好行使的时候，或者他声称自己想干却没有真干的时候，悲剧就发生了——这就是自秦始皇以来不断发生的、各种戏曲里不断演绎的“昏君误国”“暴君误国”的老段子。

二、暴民都是逼出来的

人民并不是没有方法“震慑”当权者，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，还有就是“动乱”。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，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儿人铤而走险，“聚众作乱”。历朝历代，除了政治特别清明的时候，都会有这样的局部地区。各代当权者对付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胡萝卜加大棒：先是镇压，平定之后，政策不妥的改政策，官吏不称职的换官吏，这样危机都会解决——毕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，一般小民是难以抗衡的——不会发展成亡国灭族的大危机。

但是，这也取决于权力核心的个人意愿。当权力核心不肯承认有危机发生时，人民群众这唯一的发声方式，也就无用了。

王莽的新朝即将灭亡的时候，民变蜂起，除了首都，几乎遍地

是变民军，地方政府已对局势失去控制。而当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马回到首都，向王莽汇报真实的所见所闻时，王莽却大为光火，将他逮捕下狱，说他“欺骗政府”。当地方官员上报称变民是因饥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时，王莽却下诏说：“因为贫困饥寒犯法为非的，大者当强盗，小者当小偷，不外这两条路。而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，是明显的谋反作乱，怎么能扯上饥寒！你们这些官员必须加强逮捕和消灭盗贼，如果有不同心并力，而仍胡说什么饥寒所迫的，立刻抓捕定罪！”当最高权力这样定了调子后，再没人敢反应民变实情，也就没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。

隋朝末年的时候，全国各处都是“盗匪”，镇压了一群又起一群，局势渐渐失控。但当杨广询问纳言苏威时，苏威躲避不过告诉他实情：“最近以来，各地奏报的盗贼的事情，都不真实，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确判断，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。”“东征不必征调军队，只要赦免天下强盗，就会有数十万大军。”这些话委婉地告诉了杨广变民的人数，而杨广听了却大不高兴，跟别人说，“这老东西用盗贼多威胁我，我早就想打他的嘴，只是暂时忍忍”。杨广想去东都看新龙舟，将军赵才劝他：“现在盗贼蜂起，政令已不能推行”。杨广就将他逮捕，过了十几天才释放。而当奉信郎崔民象上书告知变民遍地时，杨广干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颊，然后将其斩首。